

新俄罗斯
文学丛书

在你的城门里

——新俄罗斯中篇小说精选

周启超 选编

昆仑出版社

在你的城门里

——新俄罗斯中篇小说精选

周启超 编选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24 号

本书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取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你的城门里：新俄罗斯中篇小说精选/周启超编选.--北京：
昆仑出版社，1999.1

(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ISBN 7-80040-343-2

I. 在… II. 周… III. 中篇小说-俄罗斯-现代-选集
IV. I511.24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75

字数：453千字 定价：28元（膜）

编者的话

关注今日俄罗斯，必然要阅读今日俄罗斯。

俄罗斯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近邻，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她总是与我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索。苏联解体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态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遭遇国家解体社会改制经济休克政治震荡的文学又怎么样了？这都是广大读者十分关切的。

为此，我们推出这套《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新作品。

诚然，所谓“新俄罗斯文学”并非严格的理论概念，更非政治概念，而是以此代指苏联文化解构的语境之中新产生的俄罗斯文学。因为任何文学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文化的发展嬗变和具体政权的更迭也绝非同步对应，所以这套丛书也选收了个别的1990年前后苏联晚期文学和独联体时期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作家、侨民作家用俄罗斯语言写作的以苏联时期为背景的作品。这种“前取”和“延伸”，也是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出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近十年的俄罗斯文学确乎是一道多声部多色调多极向的新风景。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新老作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困惑，都在调整着自己的定位，并不断有新作推出；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和艺术表现手法各竞风流，其间也不乏相互激烈争执而又相互交叉融会乃至派生出

新的派别新的作品……种种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文坛景观一再表明,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的新探索是积极而又丰富多彩的,很难用“民主派”、“传统派”、“反省派”等等若干名称来硬性划分,或用带各种词缀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来简单概括。林林总总的作品自然是良莠不齐瑕瑜互见,许多作家的境况也还很困难或者说很令人尴尬,但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趋势而言,对往昔时代的反思正由社会学层面向历史文化层面深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审视批判正与更广阔时空中的文化自审和哲理思考越来越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斯文学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沉沦停滞,她仍在困境中发展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继续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艰难而顽强地塑造着自己新的独特的形象。

如前所述,《新俄罗斯文学丛书》力求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介绍新格局新时期中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新成果,所以我们并不专门侧重某一派系,也不专门厚爱某一种艺术风格。当前俄罗斯的各种文学奖项可谓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即有160余种),我们关注近年来的各种获奖作家和作品,但并不仅以某些奖项为取舍标准。凡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状况和人的心态、展示其文学进程的代表性佳作,都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这套丛书将采用有起始上限而无结束下限的开放型结构——随着俄罗斯文学的新作迭出,我们还将不断地择优译介,继续奉献给广大读者,也渴望得到大家的批评与支持。

1998年10月

沉郁的检视 凝重的写生

——新俄罗斯中篇小说艺术谈

周启超

诚然，“新俄罗斯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在文学史的层面上有所特指的概念，即苏联国家解体苏联文化解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历史语境中而生成的俄罗斯文学；“新俄罗斯文学”更应当是一个在美学的层面上相对自立的概念，它应当认其艺术探索上的种种新气象新特征而有别于“当代苏联文学”甚或“晚期苏联文学”。至少，在文学的审美方式上它拥有一些新的品质。这些新品质总要体现在作家的审美姿态、审美视角、形象定位与表现手段诸方面的新变化、新倾向、新取向。自然，这些方面的新质，在这时期文学各种体裁的艺术探索之中都有具体而生动的展现。中篇小说则认其体裁本身独有的优势——人物事件的一定规模，艺术世界的相对完整与艺术表现的相当充分——比较明显地凸现叙事艺术演进与变化的轨迹。就我们这里从最近十年来俄罗斯文坛上不同阵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小说家的作品中所精选精译的这几部中篇的文本来看，还是可以窥见新俄罗斯文学叙事艺术上的一些基本的特质的。局限于叙事诗学这一层，大体上也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走出自成传统的“红”与“黑”的锁定，检视多灾多难的生存境遇中的困顿，呈现剧烈动荡的生活大潮中被裹挟者的面影，推重假定性甚强的艺术表现手段，倾心于今日俄罗斯人生存状况之沉郁的检视，沉潜于今日俄罗斯人精神状态之凝重的写生，可谓新俄罗斯文学

的基本表征。

正是这种沉郁的检视与凝重的写生，构成新俄罗斯文学世界中一道道令人苦涩而又发人深思的景观。这里有仅仅由于自来水管的破裂而被“围困”于老房子地下室并陷于灭顶之灾的一群工程技术人员的“困境”，有出入于黑暗与光明、贫困与富足两重世界的“豁口”而一心为自家人掘挖藏身的“洞穴”的知识分子的“抗争”；这里有早产儿出生时遭遇的苦难，也有贫苦人无法好好安葬老母亲的辛酸；这里有移居国外者在新空间里的失落，也有特警队员在混乱与动乱的非常时期由战士变为禽兽的堕落；这里有战争结束炮火停息之际生命被毁灭遭践踏的悲剧，也有当代社会爱情生活在幻灭与追求中尴尬穿行的写真……有心关注今日俄罗斯人的“生存与命运”的读者，有意关心新俄罗斯文学的声音与色彩的读者，不妨且以这个按编年次序编辑的中篇小说集为窗口，走近神秘的白桦林。

走出“红”与“黑”的锁定

多少年里，苏联作家时常将自己锁定在“红”与“黑”，即“歌功颂德”还是“暴露批判”这两块区位中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曾几何时，在文学作品中对“往昔生活”在社会学层面上展开“清算”与“声讨”，还是文坛上甚为时髦的一大浪潮。苏联历史上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事件，成了“暴露文学”、“揭秘文学”的一大焦点。《金色的云儿在这里过夜》、《新的任命》、《野牛》、《穿白衣的人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类小说，《向前，向前，向前》这样的剧本以及《悔悟》这样的影片，曾经轰动一时。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类以“清算”为使命的文学的市场便日渐萎缩。新的文化语境中，不仅仅新生代，即便是名作家，对一时一地的社会历史的反思热情也日渐冷却，对

具体的体制弊病已不再拥有浓烈的兴趣。不论是哪种阵营的作家，似乎都有意识地将“反思”视角由社会历史层面“移位”到历史文化层面，将艺术思维的触角由现实的社会批判“移位”到超时空的形而上的文化自审。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品格的宏观检视，对俄罗斯人精神性灵的冷静拷问，已日益成为“民主派”与“爱国派”、“传统派”与“自由派”所共通的取向。马卡宁、皮耶楚赫、彼得鲁舍夫斯卡娅这样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无疑是热心于这种“文化自审”的“前卫”；拉斯普京、贝科夫、瓦尔拉莫夫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也透射出这种性灵拷问的激情。在《发水记》中，皮耶楚赫是要通过眼下日常生活中某一荒谬绝伦的事件展现现实生存中一些忍俊不禁的甚至令人不安让人难受的层面。“在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市中心的一栋老房子的地下室里发生的滑稽剧：8个工程技术人员面对32厘米的积水就桌而坐，静静等待房管所检修人员来救命”，“这里人都快淹死，那边还在开无神论研讨会”，而这种无神论的研讨会远非始于苏联。作家在这里要叙写的不仅仅是体制出了毛病。人本身也有毛病。这些工程人员乃是一些病态的、不正常的人，是高血压病患者、皮耶楚赫似乎在追寻这个已然成为“第七病室”的国度混乱世风的病根：一切似乎都在变得很脆弱——从自来水管到知识分子。应当说，这样的文化自审姿态比那种把一切症结归结为苏联体制，要深刻得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自审姿态并非新生代所独有。名作家贝科夫在其新作《爱我吧，小战士》所显现的军事文学新气象，典型地证明着老作家也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这里写的远非一个炮兵中尉在战争尾声在欢庆胜利时刻所遭遇的爱情悲剧。作家通过革命家庭出身、本人也曾是红军游击队员、后来流亡德国做了德国人家仆的白俄罗斯姑娘的生活经历命运际遇与人生见解，陈述着一些让红军中尉先是感到惊讶后来认同的生活

真理；有罪的不只是希特勒一个人，也不仅仅是血腥的刽子手及其屠杀了数百万平民的许多德国人；也有俄罗斯人中的个别的趁火打劫者。

在“谁之罪”这一俄罗斯文学中堪称传统的追问中，新俄罗斯文学更多地表现出直面自我剖析自身的勇气。作家们愈发倾心于民族劣根性的审视。《诞生》中的主人公——那个早产儿的父亲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我们出生的是早产儿和在娘胎里就有病的孩子，我们大家都患贫血症、溶血症和佝偻病。如果说这病不是肉体上的，那也是精神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和我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劫数。”《下葬》中年近60的巴舒达也悲愤地诉说道：人人都有过错，人人都纵容邪恶，对之视而不见，无论是那些认为自己有过错的人，也无论是那些认为自己无过错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这样做。在严冬的威逼之下人们性灵的普遍扭曲、人性的普遍丧失，作为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成了拉斯普京的忧患。“不知道任何比文化畸形更可怕更恶劣的东西了”。也许正是这样强烈的文化自审激情，使《下葬》深深震撼了不少读者的心灵，而荣获首届“莫斯科—彭内”国际文学奖。也许，正是这种由社会批判向文化自审的拓进，使得批评家亚·卡金采夫称赞《下葬》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标志着一个新的拉斯普京出现了”。

检视生存境遇中的困顿

苏联国家的解体，苏联式生活秩序的解体，苏联式价值观念的解体，在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平民百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无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新俄罗斯时期政治生活的剧烈动荡，经济生活的危机迭出，文化生活的五光十色，这一切都在迫使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人承受又一茬磨难。在本世纪已经经历

三次革命三次战争的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度，在世纪末注定又一次经受翻江倒海的风暴席卷。无辜的平民百姓注定又一次被社会变动的大潮所裹挟。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月内就面临着令人困惑的新时局。在灰色的、动乱不宁的艰难岁月里，普通百姓们遭遇着种种无情的、残酷的现实境况的挤压、撞击。困境之中人们的困顿情状，自然落入作家们的视野。于困惑困顿之中苟且偷生者、挺身抗争者、彷徨迷惘者的生存景观，自然成为小说故事的情节。《发水记》写了整整一个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在首都市中心一栋老房子地下室里守着齐膝深的自来水竟束手无策的“困顿”；《在你的城门里》则是记录从俄罗斯移居以色列三位中年女性侨民生活中遭遇一个又一个荒诞的小世界经受一次又一次失望的打击的“困顿”。《下葬》展示了西伯利亚工业城市一位年近60的普通妇女无法按东正教习俗安葬其84岁老母的“困顿”；《诞生》则记述一个新生命降生人间的苦难历程，一个早产儿出生的痛苦与这婴儿的双亲在这一时段所承受的心理忧患与精神“困顿”。面对生存境遇中的“困顿”，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应对姿态。有“明哲保身”者，譬如那个在动乱中为保全个性而在黑暗世界中一心为自家人挖掘洞穴的中年知识分子克柳恰廖夫，这可以说是困顿中的一种挣扎；也有“克尽职守”者，譬如那位自身也是老年人在贫困与孤寂中不顾宗教习俗尽自身力量而为老母亲送终的巴舒达。她的举动，已然是困顿中的一种反抗。即便是熨斗，在领受了爱情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之后，仍然在幻灭的“困顿”中继续追求……生活是艰难的，生存是沉重的。困惑缠绕着心灵，“困顿”挤压着人们。但仍见困境之中的求生，仍见“困顿”之中的苦斗。这就是新俄罗斯作家们笔下的今日俄罗斯人的生存景观。

应当看到，这“困顿”不仅仅是政治震荡经济休克文化解构中所产生的物质生活困窘。《下葬》中，巴舒达的困境不单单

在于她拿不出1000万卢布的安葬经费。女主人公精神上的窘困并不比其经济拮据的压力更小些。那样一种火红热烈的建设新生活的开端，怎么能得出现在这样的结果？她在这座城里住了四十年，然而举目四望——没有任何一位相处得很近的人。一座未来的城市结果变成一座慢性杀人的处所。一切创造善行、滋润善行的东西似乎都被送到垃圾场。这些严峻的现实境况让巴舒达这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老妇人深深困惑。《在你的城门里》那位领受移民生活的40岁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处于两种环境两种文化的撞击之中，战争中深夜的警报让她心理上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侨民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所带来的恐惧更是彻底毁坏了她的灵魂。浪子并没有遇上救星。痴想破灭之后，她觉得“那种对撕毁一切力量的真正恐惧”震撼了她，“我们整个躯体感觉到，我实际上不存在。我有的只是无限的惆怅。侨居生活好像是患了一场重病，一种叫不上名字的疾病。结果，她只有对这场“十足的狂欢”加以愤怒的诅咒。移居国外远非柳暗花明。

呈现被裹挟者的面影

如果说，直面当下现实生存境况中的种种困顿，是今日俄罗斯作家共同的审美取向，那么，逼近“困顿者”心态，勾勒那些受社会变动大潮所席卷的被裹挟者的面影，便是新俄罗斯小说家们基本的形象定位。被自来水困在地下室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识读为荒诞命运的裹挟者；出入贫困与富足、黑暗与光明的豁口而一心为自家人掘出安身的洞穴的克柳恰廖夫，乃是一个不愿为可怕的人群所溶化的苦苦挣扎的被裹挟者。“弃暗投明”，从倾斜了、移位了的苏联移居以色列的那位40岁女编辑，更是第四次移民大潮中的被裹挟者。其实，那个成了杀

人犯的特警队员，又何尝不是用鲜血来游戏的政治角斗之狂潮中的被裹挟者？诚然，移居国外者所领受的裹挟与留在祖国者所承受的裹挟，应当区别而论；更不用说，贫弱老姬巴舒达的被裹挟与特警队员德米特里的被裹挟，乃有实质性不同。如果说，前者是生活在底层的弱者形象，是新秩序下的遭难者形象，她在精神上受打击，心灵上受伤害，最终走向教堂，是森林中的“羊”，那么，后者在那个中尉警官的身教言传之下，则主动地选择了森林中“狼”的角色，他昧着良心，不顾廉耻，最终堕入地狱。可见，在被裹挟者当中，也有主动领受与被动承受的分野。

更有趣的是，人一旦沦为被裹挟者，不论其姿态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会以其亲身经历而道说出对人的本性对人生道路的体味与认识。被裹挟而为自己掘洞穴建藏身之窝的知识分子认定，“不管怎么说，人应该给自己找一个安全的窝。人是很具体的，别把他看得太高了。人没有第三种选择。要么给自己找一个窝躲藏起来。这个藏身的窝可能是对某种生活方式或者更抽象的东西的向往。于是，躲避到这种向往中，如同躲进安乐窝里一般。要么全都完蛋。别把人看得太神秘，别随随便便把一个人变成伟人。”这个一心寻觅安身之地的人物思考的是“人该怎样保持住已经溶化在人群中的个性潜能？他追问：人是改造生活的生物群体？人是否就是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地穴的一个巨大的生物群体？或者人就是一种因为不能完全找到自己的生物归属而四处游荡四处寻觅的生物”？乌龟已经找到了它们自己的窝。猴子也找到了。而我们却还在寻找。这是一位面临裹挟主张“独善其身”的知识分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相容性，对个性与群体之关系而提出的观点。这是一种声音。基于其“明哲保身”的姿态，姑且称之为被裹挟者当中的“自卫型”；同样是被裹挟，不甘心做“羊”而有意做“狼”的特警队员，对人

生则有另一番体认：“人不是冷血动物，而是个怪物，是个狡猾的畜牲！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特警队中尉认为，人分两种，一种人不管他参与没参与犯罪，他总是有罪；另一种人即使明明犯罪了，也永远无罪。每个人自己选择他属于哪类人。我们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所以特殊！”这位对自己的使命十分自觉的警官选择的是狼。他认定狼是一种正大光明的动物，它强壮有力，勇敢果断，不怕任何人。当狼比当兔子或耗子要好得多。于是，特警队不仅直接参加镇压“93.10”叛乱事件，而且在这场角斗中扮演诱惑民众、煽动民众的奸细角色，成为为主子效汗马之劳的牧羊犬，特警队员在中尉的教导之下最终成了屠杀无辜百姓甚至连其妻子也不放过的禽兽。这样的杀人犯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我应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这样在狼心狗肺、心如毒蝎的人群中，在这个称之为生活的饲养棚里，才会有安全感。又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感！不过这已不是挖地穴藏身，而是举枪杀人，这已是“被裹挟者”当中的“攻击型”。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被裹挟者，既不是“自卫型”，也不是“攻击型”。贫困而孤寂的巴舒达为“人们怎么能在屈指可数的几个月内就堕入深渊”而震惊，为“人们像一帮狗熊，在严冬的威逼下各自钻进了熊穴”这种苟且偷生的状况而愤怒，更为把生活弄到了这等地步而深感羞耻：如今到了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年代，过去赖以生存的东西都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你遇见熟人，他们把目光避开，装作不认识你。本应先把从前的人们统统毒死然后再开始这种不知羞耻不讲良心的秩序：我们之所以躲避熟人的目光，装作互不认识，是因为感到羞耻。这位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妇女认定“人人都有过错”。因为“人人纵容邪恶”，人为“为一切都应负责”。她亲眼目睹“强有力的人被杀害，强有力的人变成了酒鬼”这种生态劣化的现状，在悲

哀中寄希望于上帝。但她毕竟没有绝望。她认为，“要征服所有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种声音。这是从弱者的胸膛里闪出的对人的信念。这位被现实生活无情地裹挟着的女性身上依然保存着俄罗斯底层人民闪光的精神风貌：虽生存于困顿之中却不屈服命运嘲弄！相对于知识分子在被裹挟时的“挣扎”，相对于特警队员在被裹挟时的“蜕变”，生存在底层的普通劳动者在被裹挟时依然恪守住更多的人性，更高的精神！

推重假定性甚强的艺术手段

不同类型的“被裹挟者”的面影，是以不同的艺术手段而得以凸现的。这里，有日常现实生活场景的写生，如《下葬》与《诞生》虽分别出自名家与新秀的手笔，但均以其选材的机巧，叙事的精细，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切，文笔的沉郁凝重，深深地打动读者，而分别获得“莫斯科一彭内国际文学奖”与“反布克文学奖”；这两部小说，分别以人生的终点与起点为特写镜头，浓缩了今日俄罗斯人的生存现状，蕴藉丰厚。这里，也有非常时刻偶发事故的纪实，如《我是杀人犯》与《爱我吧，小战士》。前者纪录了战争结束炮火停息之际无辜百姓生命的毁灭，记载下胜利时刻的灾难及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摧残。这两部小说均以其明快的节奏明晰的情节叙写异常状态下人性的扭曲，读来耐人寻味。这里，还有寓言小说，如《发水记》、童话故事《熨斗和靴子的历险》，前者用冷峻的笔调展开现代都市生活中一个荒诞的片断，道说现代人的脆弱，后者则以诙谐的口吻讲述当代青年爱情生活的幻灭与追求。这里，更有象征小说，如《诞生》；有荒诞小说，如《豁口》；前者既是写婴儿出生所遭受的磨难，写为人父母的年轻夫妇在孩子降生之际的种种心理感受，写女人的悲痛绝望，犹豫彷徨，忍耐与疯狂，冷漠与冲动，

写男人的愤世嫉俗与意志薄弱，又是写新俄罗斯诞生的痛苦过程，写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生存境况。后者以主人公在由《豁口》联接的贫困、动乱、黑暗的现实世界和富足、安宁、光明的非现实世界之间的选择，以主人公一心为自家掘出安身的洞穴这一荒诞故事，展示知识分子不愿作为侨民苟活于西方世界，又不愿融进动乱的人群之中，执意为一己的生存空间而苦苦挣扎的生存姿态。这里，还有意识流小说，如《在你的城门里》与《河流弯弯》。前者主要的是通过一个人物的意识流来叙事，后者则是一幅由多种人物的意识流的交织为特征的写生画卷。

若以情节感的强弱来看，或许可以突破现在的编排顺序而重新编组，可以从《爱我吧，小战士》开卷，随后去读《下葬》、《我是杀人犯》；第二组，想必是《诞生》、《发水记》、《在你的城门里》，然后才去读《豁口》与《河流弯弯》，前者是一部“后现代”意味较浓的作品，后者则是“后现实主义”典型文本。至于《鬃斗和靴子的历险》则是道道地地的一则童话小说，读者完全可以放在最后加以细细的品味。

有一点需要略加说明，新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阅读，最好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那样的思维定势。即便是堪称传统的纪实写生，甚至出自老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分明可以看出其中对假定性甚强的艺术手段的广泛使用。诸如寓言、隐喻、象征、童话、内心独白、意识流、荒诞、互文这样的诗学手段，已是名作家与新生代、现实主义的卫道士与现代主义的崇拜者的共同财富。不同美学原则、艺术风格、创作手法、表现方式在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已是司空见惯之举。可以说：“象征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现实主义的象征”。只要有助于检视现实生存景观，有助于审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态，任何艺术手法都可以使用。现实生存状况充满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诞，小说艺术中便有了荒诞的情节、

荒诞的场景、荒诞的人物、荒诞的世界。现实生存中“被裹挟者”时常要遭遇挤压、撞击，其意识其情感便是破碎支离、断断续续的，小说艺术中便有了意识流的天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何以《河流弯弯》这样的近于梦人呓语的小说，这样的由主任医师、八岁孩童、小孩父亲、穿黑雨衣的妇女、穿厚呢上衣的男人诸多人物的意识流为经纬而织成的现实生活的特写，竟被评论界目为“现实主义”佳作？一般说来，情节淡化、时代背景虚化、性格冲突弱化，它们让位于打碎了的的情节、抽象化的人物、模糊不定的背景、空前浓烈的自审（自由，内心独白）原生状态的情绪、潜意识、幻觉与梦境之事无逻辑的拼接。读这样的小说，是需要伤脑筋，需要整合你的印象之链。这种小说的写法，无疑，也是出于检视生存状态凸显人们心态这样的创作使命的，这种创作路子，更是生活本身的行进所使然。俄罗斯没有停留在80年代。新俄罗斯的文化空间里孕生了拥有新的品质的新俄罗斯文学。至于这些新品质新特征是否能得到我们中国读者的认可，那就要听听读者诸君的高见了。

我们期待读者诸君的批评。

我们期待读者诸君的检阅。

周启超

1998年9月24日凌晨4点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沉郁的检视 凝重的写生 周启超 (3)

1. 发水记 维·皮耶楚赫著 张建华 译 (1)

2. 豁 口 符·马卡宁著 董 晓 译 (46)

3. 在你的城门里 季娜·鲁宾娜著 孙美玲 译 (133)

4. 我是杀人犯 彼得·阿列什金著 胡 真 译 (216)

5. 下 葬 瓦·拉斯普京著 任光宣 译 (284)

6. 诞 生 亚·瓦尔拉莫夫著 郑永旺 译 (330)

7. 河流弯弯
.....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著 古 凡 译 (417)

8. 爱我吧, 小战士
..... 瓦西里·贝科夫著 刘宪平 译 (484)

9. 鬃斗和靴子的历险
... 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雅著 张 冰 译 (550)